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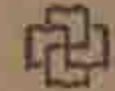
了如指掌

Confessions

忏悔录

[古罗马] 奥古斯丁 / 著

Aurelius Augustinus

 江西教育出版社

WESTERN CLASSICS

了如指掌 · 西学正典

了如指掌 · 西学正典

忏悔录
Confessions

Aurelius Augustinus
【古罗马】奥古斯丁 /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忏悔录 / (古罗马) 奥古斯丁 (Augustinus,A.) 著;
徐蕾译. — 南昌 :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1
(了如指掌·西学正典)
ISBN 978-7-5392-7282-5

I . ①忏… II . ①奥… ②徐… III . ①奥古斯丁,
A. (354 ~ 430) —自传 IV . ①B50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85492号

忏悔录

CHANHUILU

作者：(古罗马) 奥古斯丁

出 品 人：傅伟中
策 划：周建森
组稿编辑：万 哲
责任编辑：万 哲
特约编辑：李杰杰 杨文建
装帧设计：了如指掌创意馆

出版：江西教育出版社
发行：江西教育出版社
社址：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330008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9.5
字数：295千字
版次：2014年1月第1版
印次：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刷：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
书号：ISBN 978-7-5392-7282-5
定价：25.80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电话：0791-86710427 (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
赣版权登字-02-2013-395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永不落架的书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杰出的思想，每个时代都会产生一些比大众对真理的形态看得更清楚的人物。他们超越同侪，且有深刻的见解和远大的眼光；他们看到人类问题的全体，免于繁琐、短视的思想。

美国思想家、诗人埃默森说：“从所有文明国度里精挑细选出那些最具智慧、最富机趣的人来陪伴你，然后再以最佳的秩序将这些选择好的伴侣一一排列起来。”这样的人都知道每个时代、每个地方的每个人，都面临一个不变的问题——关乎个人和其同侪、社会，乃至全人类、宇宙之间基本关系的性质的问题。对这种问题的看法，可以决定他会怎么做，甚至可以决定他成为怎样的人。

对于这类问题，人类把所能想出来的最好的答案流传下去，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塔西佗，到马克斯·韦伯、熊彼特，以资下一代和更下一代的人去考验、去辩论，而这些最好的答案又汇聚成一部部传世之作。法国思想家笛卡尔说：“读杰出的书籍，有如和过去最杰出的人物促膝交谈。”这些人类最深邃的思想，最高超成就的文字记录，能把我们在过去、现在、未来所面临的问题，能把人类所做过的、即将面对的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出最正确而永久的记录。

例如，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不但写出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还在更早之前完成了《道德情操论》。该书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

出发，讨论善恶、美丑、正义、责任等概念，进而揭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秘密，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不可或缺的“圣经”，堪称西方世界的《论语》。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一部充满智慧的书，每行都渗透着卢梭的苦苦求索，从各个角度清晰地阐释为什么人类的进步史就是人类的堕落史。卢梭认为，私有制的确立是造成人类不平等及其严重后果的根源。这篇论文可谓卢梭整个政治学说的导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称为20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为应对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普遍的经济大萧条而作，它的核心主题是如何解决就业，以缓解市场供求力量失衡的问题。正是在这本书中，凯恩斯提出了国家调控思想，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扛鼎之作。该书的出版，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治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些经济学家把该书的出版，称为经济学理论的“凯恩斯”革命，并认为它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同为经济学说史上非常伟大的著作。

那些对人类追寻真理有永久贡献的书，我们称之为“经典”。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王强更深情款款地指出：“‘经典’是那些永远占据着你的书架，又永远不会被你翻读完的书。”也就是永不落架的书。凡是能对重大的事情，给多数人的思想以久远而深刻影响的书，便是了不起的书。这样的书可以充实任何年纪的人，使之能以别的时代、别的人们为背景，从而能真正深刻地透视今日。

——编者

目 录

第一卷 最初的15年	1
第二卷 16岁时	23
第三卷 从16岁到18岁时	35
第四卷 从18岁到27岁时	50
第五卷 28岁时	70
第六卷 29岁时	87
第七卷 30岁时	107
第八卷 31岁时	129
第九卷 32岁时	149
第十卷 完成了奥古斯丁的忏悔	169
第十一卷 在天主创造的元初……（《创世记》第一章）	211
第十二卷 天与地（《创世记》第一章1—2节）	237
第十三卷 创造日（《创世记》第一章2—31节）	265
译者后记	302

第一卷 最初的15年

1 — 5 对主的祷告 对主的思考

- 1 祷告，关于祷告的疑问
- 2 既然天主在人之中，为什么我们还祈求天主降临？
- 3 天主是如何无处不在的？
- 4 对天主的赞美
- 5 对宽恕的祷告，对光的祷告

6 — 7 奥古斯丁的幼儿时期

- 6 主的庇佑：在婴儿时期之前，是否有更早的时光？
- 7 婴儿何以纯洁无辜？

8 学习说话

9 — 19 学习生涯

- 9 上学：孩子的懒散和成人的懒散
- 10 喜爱游戏
- 11 早年的病痛，洗礼的延误
- 12 讨厌学习
- 13 有用的学习和不那么有用的学习

- 14 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
- 15 祈祷他能很好地学以致用
- 16 传统学习的道德危机
- 17 演说中的竞争
- 18 语法规则和主的法度
- 19 他的品质的过错
- 20 感激主的原因

1

“你是伟大的，主啊，你受到伟大的赞美；你的力量强大，^[1]你的智慧无限。”^[2]人渴望赞美你。人只是你所创造的万物中渺小的一分子。人遍体带着他必死的命运，遍体带着他罪恶的证据，遍体证明“您拒绝骄傲的人”。^[3]可是人，这个你所创造的万物中渺小的一分子，仍然渴望赞美你。

您鼓动着人们，让他们乐于赞美你。因为你创造我们正是为了您自己，我们的心灵如果不能在您那里安息，便无法得到安宁。主啊，请让我知道，朝向您的灵魂首先应该怎么做呢？是应该去恳求您的帮助，还是应该说出对您的赞美；是否在赞美您之前，灵魂必须先认识您。因为似乎很明显，没有人能不认识您而向您祈求；如果不认识您而祈求，那就可能并不是在向您祈求。也许是，一个人要能认识您，必须要先向您祈求？但是，“人未曾相信你，怎能祈求呢？无人传道，人又怎会相信呢？”^[4]其实，“谁追寻主，就会赞美主”。^[5]因为那些追寻主的人，就会获得主；获得了主，也就会赞美主。主啊，让我追寻您吧，我祈求着您的帮助。主啊，让我在对您的信心中表达我的祈求吧，因为您已经传道给了我们，主啊，我的信仰向您发出呼喊。这信仰，你已通过你的“圣子”的人性、通过你的传道者灌入我心。

2

但我如何才能向您祈求呢，我的主，我的天主？因为向他祈求，是请他降至我身。而我的心中哪里有地方可以使我的天主降临，使这创造天地的天主降至我身呢？主啊，我身上真的有什么地方可以容纳您吗？天地万物都不能容纳您，因为是您创造了它们，而我也不过只是身在它们其中。既然没有您一切便不能存在，那么您必定以某种方式存在于一切之中。就是说，〔既然我存在，所以您也必定在我身之中。〕除非您已经在我身之中，否则我本不会存在。既如此，我为什么还要呼唤您降至我身呢？即便我身处地狱，您也会在那里，“因为纵使我堕入地狱，您也会在那里”。^[6]所以，我的主，如果您不在我之中，我根本就不会存在，绝对不存在。或者毋宁说，是我在您之中，“一切来自您，一切通过您，一切在您之中”。^[7]主啊，确实如此，正是如此。那么，既然我在您之中，我要祈求您降至哪里呢？您又能从别的什么地方降至我身呢？既然你曾说过：我充塞天地，^[8]那么，我应该走向哪里，才能够超越这天地的界限，让天主降至于我呢？

3

但是，如果您充塞天地，天地能容纳下您吗？或者说，您虽然充塞天地，却因为它们容纳不下，而有很多溢出吗？它们无法容纳的超出部分，流溢到了别的一些地方吗？确实，您不需要被任何地方容纳，因为您包容着一切事物，而且的确是通过包容它们来恰当地充塞它们。这些容器，虽然，他们并没有使你固定不变，因为即使它们彻底毁损，您也并不会散溢。您将自己灌注于我们，却没有向我们堕落，反而是把我们向您那里提升。您并未使我们分散，反而使我们在你之中同您充塞一切，但您是用您的全部来充塞一切吗？事实是，一切万物都不能容纳下您的全部。这是否意味着，它们只能容纳您的一部分？是一切万物同时容纳着您的同一部分？还是一切万物依大小而容纳您的不同部分？这样的话，你不就有大或小的部分了？或者是无论

在哪里，你都整个儿在那里，而一切万物都不能容纳下你的全体？

4

我的主，您究竟是什么啊？您除了是天主以外，还会是什么呢？“除主之外，谁是天主？除了我的天主之外，谁是天主？”^[9]您，至高、至善、至大、全能、至仁又至义、至隐又至现、至美又至强，无从执持，不变却变化一切，无新无故却更新一切，“使骄傲者不自知地走向衰亡”。^[10]您，运行不息，寂然常定，聚集万物于您，而一无所需。您，负荷一切，实现一切，保护一切，创造一切，养育一切，改进一切。您，虽一无所缺，却始终追寻。您爱着，却不带主观的偏好；您嫉妒，却不带恐惧；您了解忏悔，却不带悲伤；您愤怒，却依然平静。您改变自动化，但不变更计划。您发现并收回，您从未失去的您绝不匮乏，却因收获而喜悦；您绝不贪婪，却要求收息。谁对您格外有所贡献，便有了从您这里索取的权利。可是，谁能有丝毫的东西是已经不属于您呢？您并无任何亏欠，却好似亏欠了创造物一样地付出。您赦免那些对您的亏欠，却仍然不会缺损。有鉴于此，我能说什么呢？我的天主，我的生命，我神圣的甘饴。谈到您，一个人能说些什么呢？但谁若丝毫不提及您，却是祸事，因为即使他滔滔不绝，却也毫无意义。

5

谁能准许我安息在您的怀中？谁的恩赐，能让您降入我的心灵，完全地充塞我的心灵，使我不再面对我的罪恶，使我抱着您，作为我唯一的至宝？您对我来说是什么？请怜悯我，让我可以回答。而我对您又是什么呢，您竟要求我爱您？如果我不爱，您会对我发怒，并用那巨大的灾祸相威胁。可以肯定，不去爱您，就已经是一场巨大的灾祸了。我的主，我的天主，因您的仁慈，请告诉我，您对于我意味着什么。“请告诉我的灵魂：‘我是那救助者。’”^[11]所以，主啊，请说吧，让我听到，我的心灵正在聆听。请打

开我的心灵，让它可以听到您正对我的灵魂说：“我是那救助者。”我要跟着您的声音飞奔，将您拥入我心。请您不要对我隐藏您的面容。即使我死了，也请让我看到您的面容，免得我在死去的时候还带着想看到您面容的渴望。

我灵魂的居所是如此的狭隘，无法接受您的降临，请您让它得到扩充吧。它已经全然颓败，请您让它得到修复。在我灵魂的居所里面，那些东西真是不堪入目，我承认，而且，我知道。但谁能使它变得清洁呢？除了您之外，我应该向谁呼唤呢？“主啊，求您清除我隐匿的罪恶，求您赦免您的仆人的那些罪恶。”^[12]“我相信，因此我说。”^[13]主啊，您完全了解，“如果我没有承认我对您的罪恶，您，我的天主，怎么会赦免我心灵的邪恶呢？”^[14]“我不与你抗辩，”^[15]因为您是真理。我也不愿意欺骗我自己，以免让我的邪恶向自己撒谎。因此，我绝不和你争辩，因为“如果您，我的主，想要究察我们的罪恶，主啊，谁还能承受得住呢？”^[16]

6

然而，即使我只是尘埃和灰烬，也请准许我向您的仁慈表达我的恳求。请允许我述说吧，因为我在向着您的仁慈说话，而不是向着那些讥嘲我的人。您可能也会笑我，但不久，您就会转而怜悯我。主啊，我想对您说什么呢？我只能说，我不知道我从何地，从何时，来到这死亡的生活中，或者我该叫它生活的死亡中？这些我并不知道。我仅仅知道，您的仁慈所赋予我的天赋，从第一时间就支持着我。虽然我并不记得，但是从我的生身父母那里听到了。你从父亲那里，在母亲体内，适时地造就了我。

如此，我得到了母乳、营养和快乐。但并不是我的母亲，我的乳娘，并不是她们为我充实了她们的乳房。而是您呀，天主，是您根据您的法令，还有您放置在每一级被造物中丰富的蕴藏，通过她们给予我婴儿时期的食物。我渴望您的给予，此外别无所求，这是您的恩赐。那些乳养我的人，愿意将您所赐予她们的给我，这也是您的恩赐。因为正是凭借着您赋予她们内心的

爱，她们乐于给予她们的乳汁，那些因您的恩赐才涌动在乳房中的乳汁。我从她们那里得到营养，对她们来说也是一件美事，尽管这营养不是来自她们，而只是通过她们。因为，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来自于您，我的天主，“我所有的健康都来自于您”。^[17]但是，直到您让这一切非常地清楚，通过我看到您赐予的一切——那些在我之中以及与我相关的一切时，我才明白这个道理。因为当我还是婴儿时，我只知道如何吮吸，在感到满足的时候安静地躺着，在感到疼痛的时候哭喊，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

不久，我会笑了，开始是在睡梦中，然后醒着的时候也会笑了。这些同样是别人告诉我的，因为，很自然地，我并不记得了。但无论如何，我相信我那时是这样的，因为我看到别的婴儿也是如此。然后逐渐地，我开始注意到我身在何处，注意到在我身体内出现的意愿，期望表达我的愿望让别人知道，让那些能实现这些愿望的人知道。但是我却做不到，因为我的意愿在我之内，而别人则在我之外，他们没有任何能力可以了解我的意识。我指手画脚，大声叫喊，在我能力之内做出一些动作，尽力去表达我的意愿，但这些动作并不能表情达意。无论是因为我的意愿表达得不够明晰，还是因为他们认为那些事物对我不利，我总不能得到我期望得到的东西，每当这个时候，我便非常愤怒。我恼怒我的父母，似乎我有权让他们服从；我恼怒那些行动自由的大人，似乎他们本应顺从于我，我对他们报之以尖叫。现在，通过观察别的婴儿，我了解到婴儿都是这样。这些婴儿虽然不知道我，却比认识我的乳娘更能告诉我关于我婴儿时期的情况。

我的婴儿时期早已结束，虽然我仍然活着，但我仍有问题向您询问。主啊，因为您的生命是永恒的，在您之中，没有丝毫死亡。在时间的开端之前，在任何可以被称为“以往”的事物之前，您就存在着，您是一切您所造之物的主和主宰。在您面前，存在着种种过往的起因，万物变化中所不变的本原，一切杂乱之物、暂时之物的永恒原因。所以，主啊，我恳求您告诉我，恳求您可怜一个需要怜悯的人，告诉我是否在我的婴儿时期之前，存在着我生命的更早的阶段，在婴儿之前就已经消逝的阶段。是否，我在母体之中的时间就是这一阶段呢？我听说过那段时间我母亲的情况，我也看到

过怀孕的妇人。我的天主，我的甘饴，在这个时期之前，是否我曾身在某一个地方，曾是某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答复我，我的父母不能，别人的经验不能，我自己的记忆也不能。也许您会嘲笑我，嘲笑我试图了解这些事情，因为您希望我凭借着我所了解的事情来赞美您，来歌颂您。天地之主啊，我确实是这样，以我的生命之初和现在已经没有丝毫记忆的婴儿时期来赞美您，来歌颂您。因为您让人们通过别人来推测出自己的过去，并从相关女子那里听到对于他很密切的东西。

无疑地，婴儿时，我已经存在，我已有了生命。在我的婴儿时期结束的时候，我努力地寻找让别人了解我感觉的途径。主啊，人这样一个生物，若不来自您处，能来自哪里呢？谁又能是他自己的创造者呢？除了您创造我们之外，有其他的途径，可以让存在和生命通过它注入我们吗？主啊，在您，“存在”和“生命”并不是两个被分割的事物，因为无限的存在正是无限的生命。因为您是无限的，在您之中没有变化，在您之中，今天永不会过去。或者可以换句话说，在您之中，今天已过去，因为在您之中，除非您把持着他们，否则便不会有任何可以消逝的存在。也因为您的岁月不会过去，您的岁月永远是现在，无论我们的多少岁月，我们先辈的多少岁月，都已在您不朽的岁月中消逝，从您不朽的岁月中得到存在和尺度。并且将来所有的岁月将同样在您不朽的岁月中消逝，从您不朽的岁月中得到存在和尺度。但您始终是不变的。直到时间的尽头，所有我们的明天，是您今天将做；从时间的起点开始，所有我们的昨天，是您今天已做。如果有人不懂这些，我能有什么办法？希望此人会问：“这是什么意思？”^[18]且为此感到快乐。让他宁愿没有理解而更乐于找到您，也不要让他理解了这点而找不到您。

7

主啊，请您倾听我！人类的罪恶是多么可恨！当一个人说了这样的话，您就可以怜悯他，因为您造就了他，但没有造就他身上的罪恶。“因为在您眼中，没有什么人是纯洁无罪的，甚至是那刚诞生于世仅一天的婴儿。”^[19]

那么，谁会提醒我关于我婴儿时期的罪恶呢？而且，谁又将告知我呢？也许，正是这个或者那个孩子，因为在他们身上，我能看到我已经不再能记起的自己。是否正是他们能告诉我，在婴儿时期我犯了什么过错呢？是我为了得到乳汁哭喊得过于激烈？如果在今天，我同样贪吃，同样吵闹，当然不是为了母亲的乳汁，而是为了现在适合我的食物，我将是多么的可笑，并理应受到斥责。这意味着，事实上，当时我的行为是应受谴责的，但在那时，我既然不能明白斥责的语言，从习惯和常识来说，也都应该准许我免受责罚。况且，我们长大以后就根除了这种状态，摆脱了这种状态。因为没有一个试图消灭罪恶的人，会故意扔掉好的东西，那么，我们的丢弃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仍然保留这种状态的话，就不会是件好事。但哭喊着要那些可能完全对自己有害的东西；却因为这些年长的人们虽然他们是自由的，却不是我的奴隶，对我的不顺从而暴跳如雷；因为他们不服从命令，哪怕是只能给我带来危险的命令，我也会怀着全然破坏的意念，尽我所能地对着我的父母和其他审慎的人张牙舞爪。这些行为，即使在生命的婴儿时期，也确实是不好的事情。因此，所谓孩子的无辜，不过是说他们身体的无助，而不是他们意识的纯洁。我看到过一个小婴儿的嫉妒，他还不会说话，可是当看到其他的孩子和他一同吃奶时，就气得面如土色。

这没有什么不寻常的。母亲和乳娘会告诉您，她们有她们自己的方式来治愈嫉妒。但无论如何，当一个婴儿不能容忍另外的孩子来分享那丰富的涌动的乳汁时，这真是古怪的无辜，特别是来分享的孩子急切地需要这食物，作为他此时唯一可以的依靠时。人们轻易地就容忍了这些幼稚的脾气，并非因为这不是过错，而是因为这一切都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这很明显，虽然我们可以迁就婴儿如此的行为，但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年龄较大的孩子身上，将不会被容忍。

主啊，我的天主，您给予我生命和肉体。您供给这肉体以官能，配之以四肢，给它美貌，为了它持续的幸福和安全，赐予它一个生命体所需的所有天赋。并且，我的天主，我的做了这一切事情的天主，您命令我在这之中赞美您，“向您忏悔，歌唱您至高者的圣名”。^[20]因为您是天主，全能全善的

天主，即使您仅仅创造了这一些，已无人能及，您是万有的唯一真原，您是至美的，您以自己的法度创造万物，制定万物的秩序。

主啊，我记不起我婴儿时期的生活，我仅能听信别人的描述，并且，只能通过观察其他正处在这一阶段的孩子，比较可靠地来推测自己是如何度过那段时光的。事实上，我是不愿意将婴儿时期算作我生命史的一部分的。因为它已经被埋葬在遗忘的黑暗之中，被彻底遗忘，就像那更早的，在母亲子宫中所度过的岁月。但如果“我是在罪业中生成的，在母亲孕育我的子宫中，我就有了罪”。^[21]那么，在哪里呢，我的主，我的天主，我，您的奴仆，在何时何处曾是无罪的呢？并且现在，我已经穿过了那个时期。既然我已经回忆不起任何蛛丝马迹，现在的我和那个时期又有什么关系呢？

8

我离开了婴儿时期，到达了童年时代，或者毋宁说，是童年时代在我的身上代替了幼年。但幼年并没有离去，它能去向何处呢？可是，它确实已经不存在了。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是一个不会言语的婴儿了，而是一个会说话的孩子了。我记得这事儿；并且，我已经通过观察发现，我是如何学习说话的。我学习说话，并不是大人们依照什么程序教会了我语言，也不是稍后教我学习读写的那种方法。最初，我是用我自己的行动，凭借您，我的天主，凭借您所赐予我的理智，尽力地运用喊叫、各种声音、四肢的种种动作，来表达心灵的感受，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形成我自己的方式。可是这样，我并不总能将正确的意思表达给正确的人听。所以，我开始有反应。我观察到，大人们会制造出特定的声音，当他们发出这些声音的时候，是在指向或者移向某些特定的事物。这样，我意识到，当他们希望让我注意到某个事物时，他们发出的那种声音就指称那个事物。从他们身体的动作中，可以清楚地了解他们的意愿，这是各民族共同的自然语言，包括面部的表情、眼睛的顾盼、各种姿势和表达内心情感的声音——例如那些或为寻求，或为保留，或为抛弃，或为逃避的意愿。所以，当我一遍又一遍地听到相同的词语被准

确地运用在不同的短语中，我渐渐领会到它们是指代了什么事物，然后，我强迫我的嘴发出同样的声音，开始运用它们来表达我自己的意愿。从此，我学会向我周围的人表达我的意思，这样一来，虽然我当时仍屈服于父母的权威，仍然听从尊长的吩咐与召唤，但我已经在人类社会生活翻覆动荡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9

主啊，我的主，我这时正在经历多么空虚和恶劣的事情呀！我被要求去听从那些教导我的人，并且，这被作为孩童时期正确和适当的事情而加之我身，为了我日后能出人头地，为了我能擅长运用辞令，以在为富不仁的人群中得到尊敬。我，这个可怜的人，被送进学校学习，却看不到我所学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处，但是，如果我在学习中懒散，就会受到严厉的责罚。我们的先辈们似乎都赞成这种方法，以前已有很多人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们为我们准备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命我们必须走下去，给亚当的子孙们增加了巨大的悲痛和辛劳。

但是，主啊，我也观察了正向您祈求的人们，并且学到了同样的做法，尽我所能理解的最大限度，将您认定为某种伟大的人物，虽然您未曾被我们看见，却能倾听我、帮助我。作为一个小男孩，我这样祈求您，祈求您作为我的救援者，我的避难所。在那些祈求者中，我滔滔不绝地向您祈祷，我虽然年纪很小却有着很大的活力和激情热情，我求您保佑我在学校不受责罚。每逢您“没有支持我的蠢行”^[22]听从我的时候，我的尊长们，甚至我的父母，那些确实希望我不受到伤害的人，都将我的行为看作一个巨大的笑料，并远远地躲避着我。是的，我的主啊，没有人能怀着坚定的信念，如此紧密地靠近您——虽然有时由于愚昧无知也可能达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无视拷打、钩刑等的刑罚，那种任何地方的人们都惧怕的、极力避免的酷刑，同时还爱着那些对刑罚恐惧非常的人们。而当我在少年时期受到老师的责罚时，我的父母却似乎以此为乐，即使我是如此害怕受到惩罚，即使我对您的

祈求中如此热烈地希望您能减轻我的痛苦。但是，我书写、阅读、学习，却都达不到要求，虽然我惧怕责罚，可我依然在犯错。主啊，我并不缺乏意识和记忆，因为您已经按照我的年龄而赋予了我应有的意识和记忆力。但是，我沉醉于游戏，并为此受到人们的惩罚，虽然这些人自己做着同样的事。不过，大人们的游戏被认为是正经的事情，而孩子们的游戏，即使和大人的非常相似，也要受到这些大人们的惩罚。人们既不同情孩子，也不同情大人。也许，一个公正的观察者会认定，作为一个孩子，因为打球而受到责罚是很正确的。因为这会耽误我学业进步，而这学业则会给我机会去成为一个大人，去玩那些更加恶劣的游戏。我与那鞭打我的人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他因为琐事和一些同事有了激烈的争吵，被同事打败，他同样会因愤怒的虚荣心而暴跳如雷，比我在比赛中输球时的愤怒更甚。

10

然而，反抗我的父母以及学校老师们的命令，我确实做错了。主啊，我的天主，您是一切万物的创造者和统治者，但对于罪恶，您并不是创造者，而只是管理者。因为，无论他们命我学习的意图究竟是什么，稍后，我还是可以充分利用那些他们希望我学会的课程中的内容。我的不服从，不是因为我有了更好的选择，而是源于对游戏的强烈的喜爱。我爱那种胜利带来的虚荣感，我也爱听剧院中那些虚构的故事，并且越听耳朵越痒，越听心越热烈。并且逐渐地，在我的眼中，对我的长者们所喜爱的竞技表演和戏剧也发出了同样的好奇心。那些参与这种演出的人们，赢得了崇高的尊敬。大多数的人们都乐于让他们的孩子长大后接他们的班，从事同样的表演。但同时，如果这些表演耽误了学习，即使在同样的孩子们身上，他们也宁愿孩子们受到责罚，因为学习才是通向这种前途的必要途径。主啊，请您用仁慈的心看一看，看着这些事情，请您拯救我们这些正在向您祈求的人们，并且，不仅是我们，还有那些从不曾向您祈求的人。那些人虽不曾向您祈求，可是一旦转而向您祈求，就能得到拯救。